

必死的野兽

(日) 大藪春彦 著

张正生 译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必死的野兽

(日) 大藪春彦 著
张正生 译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京) 新登字 160 号

责任编辑：梁 源

封面设计：冰 冰

5

必死的野兽

(日) 大藪春彦 著 张正生 译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兵器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印张：8.5 字数 180 千字

1992 年 8 月第 1 版 199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0

ISBN7-303-02020-9/1·159

定价：4.80 元

内容提要

那时候，梦幻般的眼中冷冷得寒气逼人，歪着的嘴角挂着无所畏惧的挑战似的微笑……年轻的伊达邦彦盘算着一个天衣无缝的犯罪阴谋。他所要猎取的目标是千百万日元的大学入学费！

——隐密在他心中的，是对杀人美学的憧憬，及一忍再忍以致极限的禁欲主义的诗，为执着的目标而不遗余力的强烈欲望和战斗的虚无主义……在那里有一种生命的充实感。

——为父复仇的决战日期迫近了！

大藪春彦描绘的是一匹活生生的“狼”，从而确立了“无情至美的世界”。

腥风血雨，邦彦在痛苦、冷漠、矛盾中开始了他那充满了传奇的历程。大藪春彦在以后的野兽系列作品——（必胜的野兽）、（优雅野兽）、（不屈的野兽）中把邦彦至情至美的心态描绘的淋漓尽致，从而为我们塑造了一个“狼”的形象。

目 录

1. 杀人 (1)
2. 童年 (8)
3. 寒夜 (28)
4. 劫车 (36)
5. 遇险 (53)
6. 入学金 (64)
7. 挑战 (94)
8. 社长的情妇 (108)
9. 丧歌 (123)
10. 伏兵 (142)
11. 多米诺骨牌 (157)
12. 现金运输车 (172)
13. 黑暗的春天 (186)
14. 契机 (200)
15. 斜面 (214)
16. 火制地带 (228)
17. 野兽不死 (245)

一、杀人

深夜，淅沥的细雨轻轻地敲击着湿漉漉的路面。

新井宿的住宅街，高高的围墙耸立于黑暗之中。

发着青色昏光的门灯，给周围郁郁葱葱的树木投下奇形怪状的阴影，那座住宅的门前，一个过往的行人也没有。从远处夜里依然繁华热闹的街上隐隐约约地传来一点点活泼的气息。那些在雨中串街揽客，不时以疯狂的速度飞掠而过的出租车此时也踪影全无了。整个一条住宅街已经静静地昏昏欲睡了。

夜暗之中出现了两只泛着阴森的黄光的豹眼，渐渐地接近之后，才看清那是两只罩着聚光玻璃，发着耀眼强光的汽车头灯。

一辆黑色车身闪闪发亮的美国别克车响着轻轻的马达声和车轮击水的声音慢慢滑过来，停在那个宅院的门前湿漉漉的柏油路上，清清楚楚地映出车的轮廓。

坐在车里的男人把车灯熄灭了。

然后，那个男人打开车上的收音机，靠在座椅背上，在晚间音乐悠扬的旋律中，悠然自得地眯起眼睛，倾听起来。

他那未涂发蜡却乌黑发亮的头发自然地髻曲着，棱角分明，黝黑而端正的脸庞透露出年轻朝气。微微下垂的嘴角给人一种孤独的感觉，忧郁的目光中有一种迷茫的神情。

他那裹在鹿皮上衣里面的身体，显得结实而有弹性。

车上时钟的指针指向了一点二十五分。

男人脸上那种迷茫的神情一下子消失了，眼中露出冷冷的光，脸上的棱角显得更加分明了。

他把嘴里叼着的烟卷吐落到车内的地板上，一边下意识地吧烟头踩灭，一边慢慢地脱下软皮手套。

他那握拳的双手骨节十分突出，象是多次被钝器锻打过一样。

他拉开上衣的拉锁，从腋下吊着的皮枪套里，拔出一只泛着冷冷的暗青色光泽的枪身很长的柯尔特庞兹曼手枪。

这只 0.22 英寸口径的自动手枪，从枪套中被敏捷地拔出来的时候，准星就已经被取掉了。

那个男人取出可装十发子弹的弹仓，仔细地检查了一番之后又插了进去。随后，他用大姆指压下手枪保险，使手枪能随时射击。

他那粗糙的手指竟能如此熟练敏捷地操作简直让人不敢相信。

细细的雨丝从打开的车窗飘了进来，在他那柔软的鬃发上留下一颗颗小水珠，泛起点点微光。

一点三十五分。

一个把帽沿压得很低、遮住眼睛，并把雨衣的领子竖起来的身材高大的男人，从前方渐渐向停着的汽车走来，并且要快步从汽车的前面横穿过去。这人正是结束了一天的勤务，正在回家路上的警视厅搜查一科的警部冈田良雄。

车里的男人向冈田打了个招呼。

冈田向汽车的方向转脸望去，那男人的手枪正对准了他。

冈田正要伸手到腋下去掏枪，但车上的男人已经提前一步扣动了板机。枪声很脆，便并不是很响。

冈田的眉心处开了一个小洞，一下子扑倒在地上。流出来的血渐渐溶进雨水里，在湿漉漉的人行道上漫延开去。

车上的男人关上手枪的保险，把手枪插回腋下的枪套。然后他把射击时从弹仓里蹦出来的空弹壳用脚踩扁，捡起来放进口袋，他重新戴上皮手套之后，敏捷地打开车门下了车，握住倒在地上的警察的手腕，检查他的脉搏。

从侧面飘落下来的冷冷的雨滴，在仰面倒在地上的冈田的眼窝的凹处积存起来，然后和着血水一起流到地上。

这个男人迈着沉着脚步绕到汽车尾部，打开行李箱的后盖。

然后他又回到死尸旁边，弯下身子，两手插进死者的腋下，他那肩膀上和胳膊上结实的肌肉一下子就绷了起来，即使隔着外衣也能感觉到。终于他把死尸放进汽车行李箱里。

接着他迅速地搜查死者身体，把黑皮的警察日记，枪套里的手枪、手铐、钱包以及其它一些可能成为线索的东西，全都放进自己的口袋。

死者的外衣，西服和帽子上绣着的名字也被他用锋利的刀片划掉了。盖上行行李箱的后盖，那个男人钻进汽车，用插在车上的万能钥匙把汽车点着火，发动了马达。

一踩加速器，随着马达轻快的轰鸣声，别克车调头开了出去，一分钟也没有耽搁。

即使是开动了雨刷，挡风玻璃上依然是朦胧一片。透过挡风玻璃，漆黑的柏油路就象被丢弃的打字机纸带一样蜿蜒着，被车灯切断的雨丝就在耀眼的光柱里，就象无数支银色的小箭一样不停地闪现着。

放在方向盘上的手轻轻地滑动着，男人眼中又恢复了那种迷茫的神情。他的嘴角轻轻地抽动着，被雨水打湿的头发垂落到前额，投下一缕抑郁的阴影。

男人把别克车停在调布二丁目——这辆车就是从那儿偷来的，然后关上引擎和车灯，从车里走出来。

他又找到一辆在雨中停着的绿色的道奇·塞德车，灵巧地用一根前端磨过的金属针打开了车门。

他又掏出一串万能钥匙，一把一把地试着，终于发动了汽车引擎。

开着那辆道奇车，穿过霓虹灯尚未完全熄灭的浅谷，绕到了千驮谷的外苑附近。男人嘴角那轻微的抽动消失了，专心致志地凝视着一片黑暗的前方。

他在千驮谷重新换上了一辆八一车型的丰田牌轿车，这辆车是他前一天从汽车旅行俱乐部租来的，期限是一昼夜。

丰田车的车顶上落满了被风雨吹打下来的黄色和褐色的银杏树的枯叶。

男人开动汽车，转了个弯继续往前开，在离杂司谷的青叶庄公寓一百米左右的空地上停了车，把车扔在那里，一个人朝公寓走去。晚秋冷雨沥沥地落在混凝土的建筑上，给人一种寒冷的感觉。公寓的窗户都黑洞洞的，显然里面的人们都早已进入了梦乡。

男人蹑手蹑脚地爬上吱吱作响的防火专用梯，走进二楼自己的房间。他脱掉被雨水打湿的胶底运动鞋，把窗帘拉严之后，打开了电灯。这间没有浴室和厨房的房间对他来说已经很熟悉了。他换上皮面的拖鞋，随手把已经湿透了的皮手套扔到桌子上，然后走向书架下面放酒的酒柜。

他的脚步很轻，几乎让人感觉不到。

他从多立亚式的大酒瓶中往玻璃杯中倒满大半杯酒，一饮而尽。就这样他一口气连干了三大杯。

他将那回转式的柜门拉回原处，然后走到沙发前面，一屁股坐下去，把两条腿抬起来，盘腿坐在沙发上。他拉开湿漉漉的皮上衣的拉锁，把从那个警察身上搜出来的东西一样一样地掏出来，摆在前面的桌子上。

他拿起那个警察的枪套，打开盖子，拔出手枪。这支手枪是那种板机呈三角形，7.65毫米口径的HSC毛瑟自动手枪。

端详着这支寒气逼人，泛着机械的、无情的微光的手枪，男人的眼中闪烁着仿佛陶醉了一般的光芒。

他压上枪把上的弹仓保险，取出弹仓。从弹仓侧面的小孔望进去，共有五发闪着微微的金属光泽的子弹。这种枪的弹仓可以放八发子弹，但规定警察最多放五发。

他用大拇指往前一推，把弹仓最上面的一颗子弹取了出来。弹仓里面的弹簧又把下面的一颗子弹顶了上来。他把五颗子弹一颗一颗地都取了出来。

男人打开手枪侧面圆形的保险，把它拔到水平位置，使手枪处于随时射击状态。然后他拉动枪闩，一颗子弹从弹药室中弹了出来，这次手枪里一发子弹也没有了。他把空

的弹仓推进枪柄，把枪闩拉回原来的位置，试着扣了一下扳机。

枪机只是空击了一下，发出一声脆响，但对于用惯了柯尔特枪的他来说，扳机还是显得太紧了。他用手指压住三角形扳机前部的按钮，把枪闩稍微向前推了一下，接着又把枪闩往后一拉，十分熟练地把枪闩取了下来。

他用螺丝刀把手枪的零件一件一件地分解开来，发现枪柄的内侧打着手枪登记号。

男人的脸顿时阴沉下来，小声骂了一句：“他妈的！”另外的一个子弹带里有已经装好子弹的弹仓和零散的十发子弹。

男人懒洋洋地站起来，取来一块浸了油的布，把分解得零零散散的手枪包在里面。

然后他把油布包和手铐一起放进了床头柜的抽屉里。

他的目光落到了警察日记和钱包上。

照片上是一张憨厚的脸，正用锐利的目光凝视着前方。钱包里有三千二百日元的现金，另外还有一张照片，上面是一个抱着小孩的女人，看上去二十七、八岁的样子，冲着镜头娇美地笑着。

男人轻轻地吹了一声口哨，笑着向照片投去一个飞吻，然后哧啦哧啦地把照片撕成碎片。

除了这些东西之外，另外还有一个印章和二十几张与警视厅有关系的名片。

男人把这些东西和从肩上取下來的柯尔特式自动手枪一起塞进床底下。

然后他把衣服一件件脱下来，赤裸着上了床。

一丝不挂的男人显得格外的健壮，象是希腊雕塑一般，绷紧的肌肉一块块地突出来。

男人关了灯，躺在床上，把毛巾被一直拉到下巴。但他突然象改变了主意似的，站起来走到窗前，拉开窗帘，打开了窗户。

这时候，雨已经变成了浓雾。

象是兑进了牛奶一样的浓雾，缓缓地飘进来，轻柔地抚摸着男人发热的脸颊。

他找出一支烟，点燃了，烟头的亮光在黑暗中一闪一闪的，感受着开始在体内慢慢循环的酒精，男人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凝视着前方的一片黑暗。

二、童年

伊达邦彦出生在哈尔滨。

希腊正教寺院的塔尖上燃烧着金黄色的夕阳，街道的两旁是高大的刺槐树，三驾马车的铃声轻快地响过。这一切都象是在梦中一样。

在他的记忆里，剩下的就是各个民族的垃圾堆。

伊达邦彦的父亲在那里经营一家精炼石油的公司。

下雪的时候，街上一片银色的世界。透过装有两层玻璃窗的窗户，几缕阳光可以照进室内。在寒冷异常的冬天里，大大的火炉成了生活的中心。开了膛的野鸡和野鹿被捆起了腿，在厨房长长的屋檐下吊成了一排。

但是，在邦彦很小的时候，父亲的公司被别人强占了。父亲又在建设部谋到了一个官职。全家随着父亲所在机关的迁移，从北京到奉天，又从奉天到新京。战争^①开始的时候，全家已经到了北朝鲜的平壤。随着大战的迫近，父亲也应征入伍，很快就被派到南方的战场上去了。

那天也下着雪，大大的雪花在北风中疯狂地飞舞着，使离得很近的景物都变得模糊不清。母亲到车站去送父亲，回来的时候头上落满的雪片已经冻成了冰，邦彦正要用手为

① 指第二次世界大战。

母亲掸去雪花的时候，母亲昏倒在大门旁，不省人事。

学校停了课，大家一起被派到山上去采松根油，作为汽油的代用品。

终于，死神迈着重重的脚步，一天一天地临近了。每天都有形状短而粗的苏联飞机投下数不清的燃烧弹和小型炸弹，或者用机枪在低空扫射。当他们渐渐习惯了这些之后，死就成了家常便饭了。

朝鲜佣人们的态度，一天天地变得粗暴起来。

然后就是战败。军队在撤退之前炸毁了弹药库。爆炸溅出的火团在居民街的一角引起火灾，持续了好几天才熄灭。一团团滚滚的黑烟在头顶上飘荡，让人觉得世界末日即将来临。就在这个时候，苏联神气洋洋的机动部队，惊天动地地开了进来。

紧接着，扛着七十一连发转盘机关枪，脖子上挂着三弦琴的哥萨克士兵也蜂拥而至。他们的坐骑踏碎了街上的积雪。

不久开始实行戒严令，晚上十点之后出去的人就会被子弹打成蜂窝煤。街上到处是象西瓜一样肿胀的尸体。但是不管怎么说，随着军官和俄国女人的大量到来，治安还是渐渐好转起来了。

面积很大阳台上种着野藤，散发着紫花地丁的芳香，邦彦家砖制的房子竟然奇迹般地躲过了军队的征用，保存了下来。而因战乱或是征用而流离失所的人们则住进了邦彦家。

乱成一团的日本人除了靠典当卖物来糊口之外，已经别无他路了。那些代表他们辉煌的过去的紫红色的衣服，祖

传的钻石都被很便宜地典当了。再用换得的很少的一点钱，去买少得可怜的一点米。

邦彦到街上跟在俄国兵屁股后面，缠着他们讨食物。

“给点土豆吧，给点香烟吧……行行好吧……”蓝眼珠的年轻俄国兵，灵巧地吐着瓜子皮把硕大的黑面包和厚厚的油层上漂着菜叶的汤递给邦彦，还要顺手抚摸一下他那满头鬃曲的黑发。

邦彦和母亲一起沿街叫卖豆腐、糖果和香烟，但是收入却少得可怜。妹妹晶子在黑暗的香烟工厂里做拆烟头的工作，脸被尼古丁熏得变了颜色。

邦彦白天在露天市场里东尝西尝，时不时还偷一点吃的，也就填饱了肚子。

空气中飘荡着烧焦了的尸体、辣椒和各种各样的肉混合起来的呛人的气味。

夜里，邦彦就到军营的粮仓里去偷大米和豆子。

卫兵不时地朝着满天星斗的夜空进行射击。从短机关枪中射出的绿色的、红色的光弹，在夜空中划出一道道分明耀眼的线条，显得格外美丽。

被伏特加灌得烂醉的士兵，用低低的挂在腰际的枪，朝着背着口袋趴伏在地上向前爬行的日本人，一个劲儿地胡乱射击。

邦彦凭着自己的可爱之处，开始给俄国人作男佣。从那时起，他记住了几句俄国话。

当他把俄式茶炊端进主人卧室的时候，就会看到两个长着金色汗毛的人赤身裸体地搂抱在一起，唧唧囔囔地发出声音。

黄昏的时候，邦彦就可以灵巧地用报纸卷起一支马合烟，一边尽情地吸着烟，一边沿着鲜花盛开的刺槐林立的街道，急急忙忙地赶回家。

邦彦的衣袋里，装着花花绿绿的崭新的卢布。政府总也不派船来接他们，日本人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他们变卖了所有的东西，换成钱之后，就成帮结伙地向鸭绿江口的新义州集中，准备先逃到南朝鲜的仁川去。

一望无际的江面上漂着几只小机帆船，很多日本人挤在上面，落日的余晖把他们土黄色的皮肤染成了血红色。大家都怀着同一个想法——只要能回到日本，怎么都行。大海逐渐地变成了暗绿色，海上的波浪也越来越大，小机帆船被巨浪时而抛起，时而拉下，剧烈地颠簸着。在昏暗的暮色中，海鱼不时从海面上跃出，惨白的鱼肚皮令人毛骨耸然，偶尔有一两条海鱼还会窜到机帆船上。大家都开始不停地呕吐，但因为船上的人太多，甚至连横躺下去的空隙也没有。

在船上大家吃的食物都是腐烂的，饮用水也少得可怜。

在快接近海岸的时候，机帆船的桅杆被岸上猛烈的机关枪扫射打断了，感觉到死神临近的人们都疯狂了，绝望地惨叫着，往波涛汹涌的海里跳去。

船长不时地停下船要求给养。大概过了一个星期，顽强地活了下来邦彦和母亲以及妹妹晶子那疲惫无神的眼睛，终于看到了远处仁川港那闪烁的灯火。

美国军队的高速摩托艇在小机帆船的周围象支母虫似的不停地盘旋，巡洋舰击起的波浪险些把小船打翻。

上了岸之后，大家又开始向设在山沟里的收容所开始

了艰苦的行军。那时大家都已经精疲力竭连开口说话的力量都没有了，只是凭仅存的一点点意志，一步一步地向前挪。

落伍的人混身泥土地瘫倒在路边，把绝望的目光投向天空。

终于到达了收容所。身上被洒满了 DDT 药水，又被粗得足可以给马注射的针头插进体内，打防预针。邦彦躺在胡乱铺在地上的毯子上，许久不愿起来。只有那些意志坚强，生命力旺盛的人们才活了下来。

由于一直吃的是连壳一起煮的小麦和罐头食品，公用厕所的门前总是排满了患了慢性痢疾的人。

接着，他们这些人被上面还沾着粪便的马车运到了釜山，然后又被自由轮^①运到了佐世保。

首先映入他们眼帘的是祖国绿色的山脉。

在清澈的内海里，可以看到成群结队巡游海底的小鱼和透明的海蜇，甚至可以看到海底的沙粒。

但是，随着轮船不断往东航行，都市的残骸向人们展示着战争造成的创伤，残垣断壁之处越来越多了。

到了故乡四国岛，从战场上先归来一步的父亲去迎接他们母子三人。

分别了很长时间之后，彼此相知相亲的父子的再次相逢，多少给人一种故友重逢的感觉。父亲这次是在县厅的土木课任课长。

^① 自由轮：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大量建造的一种万吨级商船。